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 音韻卷 四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音韻卷

四



中華書局

2145

2614

上古音芻議

龍宇純*

本文論漢語上古音聲韻系統，大體針對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有所商略。壹節論單一聲母及介音，主張：(1) 取消圓脣聲母，仍以開合兩分。(2) 據中古四個等，區分上古為甲、乙、丙、丁四韻類，甲類無介音，其餘分別具r、j、i介音，取消rj複合介音的構擬。(3) 聲母計有幫p、滂ph、並bh、明m、端t、透th、定dh、泥n、來l、見k、溪kh、群gh、疑ŋ、精ts、清tsh、從dzh、心s、邪z、影ʔ、曉h、匣ɦ二十一個，並四類韻俱全。照、穿、床之二等出於精、清、從，三等絕大部分出於帶s或z複母（或詞頭）的端、透、定，小部分亦出於精、清、從；審禪則無論為二等為三等，均分別出於心、邪。日母出於帶s複母（或詞頭）的泥，喻四則本讀zh複母。貳節論上古韻部及擬音，主張：(1) 古韻以分二十二部最為合適，陰與入之分不若其合。(2) 受方言影響，音有正有變，不必凡字於周代只有隸屬一個韻部的讀音，亦不必任何異音都要求其音變條件。(3) 陰聲字不具塞音尾，歌部則獨具韻尾r，其情形如同國語之兒化。(4) 宵部陰聲原是談部的陰聲，其後始脫離了陰陽關係，其入聲亦自葉部分出；侵緝原亦有陰聲，今則混入了幽。(5) 舉出四十餘組自幽部轉讀入微文部字例，證實上古陰聲本不具g、d韻尾。

關鍵詞：上古音 漢語音韻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八十四學年起，因為周子範（法高）先生的棄世，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漢語音韻方面課程，以及博士研究生相關論文指導，由我接替。於是我開了「音韻學專題」，中古音上古音各一學期，再一次有機會對上古音各問題加以思索。同時由於又講授《說文解字》，間嘗領悟了一些語音現象。漸漸在上古音方面形成若干意見，於此提出，佇候方家的指教。

壹、上古單一聲母及介音

單一聲母，自是對複聲母的稱謂。因為本文不打算討論複聲母問題，所以作此限定；但不意味在討論單一聲母時，絕不涉及複聲母現象。

自錢大昕以來，對上古音聲母的了解，很多地方突破了三十六字母的格局，取得輝煌成績。又自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¹指出高本漢以下擬音系統分配不均勻的缺失，將其中僅出現於三等韻 j 介音前的諸多聲母予以取消，無疑為又一次的大步向前推進。個人由於在中古音聲類和等韻上有不同於一般的看法，近年又注意到《說文》諧聲中若干為人忽視的現象，從整體生態著眼，覺得方桂先生的聲母系統，也還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介音的稱謂，顧名思義，應是說介乎聲母與韻母之間，從聲母過渡到韻母的音韻成分，有人稱之為韻頭，更與聲母劃清了界限；反切結構所反映的，則往往是屬於聲母的部分。上古人們如何看待這一音素，無從窺測。本文將介音隨同聲母一起討論，主要是為表現聲母在韻類上的分配系統性；而為行文方便起見，更先要從討論介音入手。

從諧聲字的行為看，古人心目中開合的層次在洪細之上。同從一聲之字，洪細音之間往往一無區分，開與合的不同，則幾乎壁壘分明，顯示在表音的層面（對叶韻的層面而言），開合不同，無異於韻母的差別。所以討論上古介音，又要先從開合的問題談起。

言上古音，一般與中古音無異，以開合兩分。方桂先生可能採納了雅洪托夫²的意見，主張一切合口並自開口音變出（案本文所引李先生意見，並據〈上古音研究〉一文而言）。因為有些現象賴此可得解釋，如幽部與微部文部間語文

¹ 《清華學報》新9.1/2（1971）。

² 冬梅祖麟〈漢藏語歲、越、還、圓及其相關問題〉，《中國語文》1992.5。

的關係（說詳第四節），私心以為有其可取之處。只是開口音變為合口音始於何時？如中古時期的開合口對立狀態完成於何代？尤其今日所言的周秦上古音時代，是否已形成開合口音對立的問題？仍然牽涉到對「上古音」的了解，以及其音值的擬訂，不容不再予詳議。

脣音自始無開合對立音，舌音齒音方面，亦僅後來屬於歌韻仙韻（舉平以賅餘調）及泰韻的字舌音有開合的對立，而不出歌祭元三陰陽聲對轉部範疇；齒音如支、脂等韻雖多有開有合，古韻似皆不同部，所以方桂先生擬定了uar、uan、uat、uad的韻母，卻只認ua為複合元音，不以u為介音；其餘牙喉音的合口音，則構擬作舌根音及喉音圓脣聲母：k^w、kh^w、g^w、hŋ^w、ŋ^w、ʔ^w、h^w，以為都從這些聲母變來。這一主張，則淺見頗不謂然。舌音齒音讀合口的，實際除前述屬 a 元音的歌祭元三部，尚有屬 ə 元音的微部文部如佳聲、卒聲、象聲、屯聲、臺聲、川聲之字，只不過方桂先生認為，這些都是 ə 元音發生圓脣作用的結果，非起始即為合口音。然而，方桂先生給予 ə 元音的，還有之蒸及侵緝四部。侵緝無合口音，可以說是因為脣音韻尾的緣故，阻止了 ə 元音圓脣作用的發生；之蒸兩部舌音齒音亦不見合口音，ə 元音始終不見發生圓脣作用，則微部文部舌齒音之有合口，何以知其必是 ə 元音發生了圓脣作用的結果？何況與臺聲、川聲同屬文部三等的刃聲、辰聲之字不讀合口音，方桂先生於介音 j 之後加一 i 元音成分，以ia為複合元音，說是在 i 後的 ə 不發生圓脣作用。問題是：一、如果不堅持一切合口都是開口的變讀，或者不堅持在周秦的上古音時代，開口變讀合口的情況還不會發生，即以juən與jən、iən相對，則與另一組juan及jan、ian的對待，彼此成了平行現象，有沒有必要說ua只是複合元音，而必不可以 u 的成分作為介音解析？二、如jien與jian的擬音，理論上自屬可能。在實際語言裏，既要與jən、jan分，又要與iən、ian別，無論視 ji 為複合介音，或視ia、ia為複合元音，究竟古漢語有沒有過如此細緻的區別，終是一謎。我曾經在解釋中古重紐上擬構過ji的介音，以別於-j-與-i-，當時也覺得非此無解；及至後來明白了真相，將這套介音取消，想起來還不免暗自好笑。三、假如像jien的擬音，i 加 ə 的複合元音在阻止 ə 的發生圓脣作用十足有效，對於 ji 或 ia 的設計，也許都不必予以懷疑。然而昌緣切的川字，方桂先生擬其音為*thjien，卻仍然讀作了合口；與昌脣切的春字為*thjən不相同，而其為合口則一。依方桂先生的原意，*thjien與*thjən的不同，應入真諄為開合口的對立音，不料川字入了仙韻且為合口；加 i 成分的*thjien，可以表示與*thjən入真諄的不同，卻毫無

阻止 ə 元音發生圓脣作用的效力，因此方桂先生不得不在 $*\text{thj}i\text{ə}n$ 的擬音之後，加以（？）的問號表示無奈。同樣，昌兗切的舛字，爲其別於尺尹切蠹字的 $*\text{thj}i\text{ə}n\text{x}$ ，不得不爲 $*\text{thj}i\text{ə}n\text{x}$ ；尺絹切的釧字雖無入稭韻的對立字，其字既入線韻，亦不得不爲 $*\text{thj}i\text{ə}n\text{h}$ ，後來也都讀成了合口音，方桂先生舉例無此二字，如果列出，必然也要在擬音後分別加以問號的。這樣顧此失彼的無可如何，未始非由自造。

更由《說文》諧聲字而言，如屯字以下，包括屯聲、春聲共十八字，³ 無一不讀合口；允字以下，包括允聲、夔聲共二十三字，亦無一不讀合口，何從知其先本都是開口音，且至周秦時代仍未變讀？方桂先生文中提到脣字，說是由 $*\text{dj}i\text{ə}n$ 變而爲 $\text{dzju}i\text{ə}n$ ，今即據此字加以檢討。《說文》辰字及从辰聲者共十八字，十七字讀開口，僅脣字爲合口音，⁴ 似乎此說可信。但從文字學觀點，辰本是蜃的初文；蜃之爲物，硬殼兩片張歛於外，軟體在中，人的脣舌似之，十八字中唯脣字讀合口爲異，豈不意味脣本是从肉从辰的會意字！（案：同時請注意，展兩脣以示其所在，正是其字讀合口的形態。）則此例不啻說明，方桂先生擬脣爲 $*\text{dj}i\text{ə}n$ ，而擬振字晨字等爲 $*\text{tj}i\text{ə}n\text{h}$ 爲 $*\text{dj}i\text{ə}n$ ，兩方面都令人生疑，也許前者 j 與 ə 之間本有 u 的介音，初無待 ə 元音的發生圓脣作用，後者又不待 i 元音的設立，以阻止其圓脣作用的發生。更如方桂先生所列出的存字，《說文》云存从才聲，不僅才字讀開口，以才、在、戔爲聲者二十一字，也一律讀開口，僅一存字例外；而从存聲的荐楸二字，《廣韻》同在甸切，亦爲開口音，又都無說爲从存會意的可能，則存字的合口係由開口變來，應該是可以確定的。不僅如此，荐字雖早見於《左傳·僖公十三年》的「晉荐饑」，楸字則以見於《說文》爲最早，其次爲《廣雅》，似乎還可以說，漢以前存字應仍保持其開口讀法未變。實際情形則亦並不若是。知者，在存二字雙聲同義，古韻分屬之部與文部，存原是在的轉語；從王念孫開始，即已發現之文兩部偶有音轉的現象。上古至中古，之部甲類字開口入咍，合口（含脣音，下同）入灰；丙類字（案上古甲類、丙類，相當於中古的一等與三等，說見下）開口入之，合口入脂。咍灰的陽聲爲痕魂，脂的陽聲爲眞諄。比較龜敏二字：龜字《詩·縣》叶

³ 據《說文通訓定聲》計之如此。

⁴ 此外尚有脣鷗二字，分別與脣晨同音。後者實爲晨字假借爲用的轉注字，前者疑亦脣之引申義轉注增加水旁，俱未計入。又古書別有脈字，義謂祭肉，與蜃及振字同音，別是蜃振的轉注，與脣吻字不同，其異猶吟之與含，不得憑證脣吻字原讀開口。

飴、謀、時、茲，《易·頤》叶頤字，分明爲之部字，《廣韻》則音居迫切，不與飴、頤等字同入之韻；《莊子·逍遙遊》「不龜手之藥」，《釋文》云「龜，愧悲反，徐舉倫反」，愧悲同居追，舉倫則是居追的陽聲，更與飴、頤諸字相遠；但《廣韻》尤韻居求切收龜字，云「又居危⁵切」，同紐有龜聲的闕字，而西域國名龜茲應劭音丘慈，並與〈縣〉篇的謀字同入尤侯系統。⁶ 敏字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每母古韻屬之部；《詩·甫田》叶止、子、畝、喜、右、否、有、敏，〈生民〉叶祀、子、敏、止，是敏本亦之部字（案《集韻》旨韻敏字有見於母鄙切一讀，義爲疾敏），但《廣韻》入軫韻，音眉殞切，軫爲旨的陽聲，現象與龜字音舉倫反平行。以在存二字與龜字敏字合看，不僅陰陽聲關係相當，開合口亦如出一轍，⁷ 可見存字確係自在字轉出，而其合口的讀音與其轉入魂韻，兩者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即是說，在字所以轉入文部爲「存」，正因其產生了合口。在字本作才，後加士聲；存字則是於才字加孫聲，爲求字形之方正，而省去了系旁。⁸ 《說文》存字義爲卹問，从子才聲的說法，因爲在字也用爲卹問之意，知其不然。《詩·出其東門》叶門、雲、存、巾、員，又以知在字轉而爲「存」，必不晚於此詩。然則方桂先生擬存字上古音爲 *dzən，顯然了解錯誤。至於荐梡二字以存爲聲而讀開口，並不能憑證存字原讀開口。《廣韻》二字雖僅在甸切一讀，《集韻》別並見於徂悶切，義與在甸切同；⁹ 而由荐字衍生的洊洊二字，亦並見於才甸、徂悶二切。《左傳·襄公四年》荐字《釋文》云「又才遜反」，《爾雅·釋言》荐字《釋文》亦云「又徂遜反」，《易·坎卦·震卦》洊字《釋文》亦有在薦、在悶二音，爲《集韻》所本。古籍荐薦二字通用不別，如《詩·雲漢》「饑饉薦臻」，薦字義同前引

⁵ 字下不釋義，但云「又居危切」，當與又音義同。所可證者，送韻陟仲切表下但云「又陟冲切」，《集韻》陟仲切云「衷，折衷，平也。」與《廣韻》陟弓切表下云「正也，適也，中也」義不異；又軫韻「牝，牝牡，毗忍切，又扶履切」，旨韻「牝，扶履切，又毗忍切」，《集韻》兩音並云畜母；蓋其例如此。又「又居危切」，危屬支韻，是方音脂支不分之例。

⁶ 謀字《廣韻》尤韻音莫浮切，實一等侯韻音，以上字定等第；侯韻末收母字，見於《說文》，爲謀字古文，是其證。然尤侯並屬流攝。

⁷ 唇音不分開合，敏字雖在軫韻，可以視爲合口；而敏悶同音，悶从文聲，是爲其證。

⁸ 《說文》云在字「从土，才聲」，甲骨文金文在本作才，至金文或加士爲聲。見拙著《中國文字學》，（台北：五四書店，1994）；存从孫省聲，見拙著《說文讀記》，待刊。

⁹ 《廣韻》恩韻徂悶切亦有梡字，義爲木名，與《說文》訓「以柴木壅」不合，故此但云《集韻》；在甸切梡下云「園也，左傳云梡之以棘」，與《說文》義同。

《左傳》「荐饑」的荐，《國語·魯語》引此詩即作荐字；《爾雅·釋天》「仍饑爲荐」，《釋文》云李本荐作薦，並其例。薦字但有開口一讀，因疑荐讀合口爲本音，開口則是讀同了薦字。只是《集韻》存字不僅有徂昆、徂悶二音，又見於才甸切，不知所本；既非徂昆、徂悶對立的開口音，或更是荐梄等字變讀開口以後的誤讀。

從上述各點看來，周秦上古音中不僅有ua、uan等音存在，應尙出現了uən、juən甚至uə、juə等音。因方桂先生必欲以k^w、kh^w等圓脣聲母代替牙喉音的合口，以致分明與a、ra、ja、ia相對的ua，必當它複合元音看待，又不願直接給以如uə、uən的擬音，而替代以ə元音的圓脣作用作爲解釋。表面上似乎是爲一切合口音出於開口，或又爲牙喉音合口由圓脣聲母演變的理念堅持，骨子裏或恐並k^w、kh^w等圓脣聲母的構想，只是爲不欲使g^w之一音僅見於幽宵二部的韻尾而張其軍。淺見既於-b、-d、-g尾的學說期期以爲不可，又考慮到即令一切合口出於開口，或者牙喉音合口出於圓脣聲母，亦不必周代尙無合口音，所以對方桂先生相關的措施一概不取，而逕於韻母採行開合口對立的擬音法。

接著討論上古音中的相對洪細介音問題。首先當然要就中古四個等韻的來源加以思考，其次便是中古重韻及重紐的現象，都必須一併處理。

中古的四個等韻，在一般學者的心目中，除去一等韻、二等韻、三等韻以及四等韻之外，齒音部分二等韻與四等韻又有真假之分，假二等韻與假四等韻實際爲三等韻，嚴重影響到個別字的介音及整體聲母系統的認定。喉音的喻四字，也被視爲屬於三等韻，自然也影響到其介音的了解（案對中古音而言，還涉及同一韻中喻三喻四字分別何在的問題），都與上古介音甚至聲母的認知息息相關。然而這一些，都是因爲昧於反切結構的部分意義所導致的誤解。一等韻情形與這些問題全無關係，撇去不談。二等韻以下，凡齒音字與喻四字，無不憑反切上字定等第。也便是說，以照二（舉照以賅穿床審禪，下同）字爲上字的屬二等韻，以照三字爲上字的屬三等韻，以精系字及喻四字爲上字的悉屬四等韻，一無例外；並無真假二、四等韻的區分，喻三喻四的不同，也只是表示三等韻與四等韻的差別。從韻圖而言，等與等韻完全重疊，凡字所在之等，即爲其字所屬的等韻。所謂四個等韻的不同，對同轉俱爲獨立的韻而言，元音而外，尙有介音的差異；對同轉而爲相同的韻而言，則只有介音的差異。所謂四個等的介音差異，即是一等無介音，二、三、四等分別具e、j、i介音。其在上古，也常有四個不同介音的韻母類型，今以甲、乙、丙、丁稱之，分別相當

於中古的一、二、三、四等。甲類無介音，丙類丁類分別具 *j* 或 *i* 介音，乙類則採方桂先生所擬的 *r*，爲其既能表示中古 *e* 介音的原始形態，¹⁰ 又能表示乙類韻帶來母複聲母的來母成分。四個韻類所以不即謂之一、二、三、四等，爲的是古人不必有等的觀念，而必無等韻圖。更重要的是，中古四個等具有表示韻母洪細遞差的意義。在元音及韻尾相同的情況下，實際以 *j* 起首的韻母其音較以 *i* 起首者爲細；編製韻圖的人，可能一則著眼於四等俱爲獨立韻的轉圖，元音洪細的不同四等較三等爲細，一則爲舌上及正齒兩類字可以銜接排列，而反將介音爲 *j* 者列爲三等韻。講上古音，這些情況完全不須考慮，所以改稱其韻類爲甲、乙、丙、丁。

中古的重韻現象，大體而言，分別來自上古的不同韻部。如通攝（案不含入聲，下云江攝同）東、冬、鍾三韻，東一等與鍾出於東部，冬與東的二、三、四等出於中部，四個重韻沒有一個來源相同。東、中兩部的乙類字，共同發展成了江韻，也就是江攝，以《說文》而言，僅有一個崇字入東韻，與江韻的淙字爲「重韻」，而淙字別有藏宗切一音，據此，可視冬韻藏宗切爲淙字本音，江韻士江切爲變讀，崇字則以全濁聲母的不同爲分化條件入了東韻，於是唯一的「重韻」亦即不存在。又如止攝四韻，亦大抵支韻出於佳與歌部，脂韻開口出於脂部，合口出於微部及之幽二部的合口變音，之韻則出於之部的開口，也都來源各異；只微韻牙喉音合口有與脂韻同出於微部的字，如媿與貴及位與胃，全不見有何分化條件。據方桂先生例字中饋胃二字的擬音，四字應分別爲 *kwjiədh : *kwjədh、*gwjiədh : *gwjədh，一者ə前有*i*，一者無有，這樣的差異，自是針對入韻不同所作的設計。究竟古漢語曾否有過這樣的辨義音，不得而知。前文提到川春二字的擬音 *thjiən 與 *thjən，對於入韻的不同雖然有了交代，在阻止川字變讀爲合口方面，卻並未成功。方桂先生的中古音也擬有 *ji* 的介音，如脂韻的夷及肄擬音爲 *jii*，與同韻其他字之讀 *i* 或 *ji*，等於以長短元音爲別，在其整體中古音的設計上顯得十分特別，亦不得不謂之一病。對於如媿貴之分入脂微，或如川春之分入仙諄，我則以爲不妨視作方言音異所導致的結果，詳見下論古韻部分，原不必在介音上作過多的要求，至於有時而技窮。即以微部字分入脂微二韻言之，《說文》贛字《廣韻》見於至韻求位切，《集韻》同，後者又見未韻，音巨畏切，自然便是方音的不同。而全本王仁昫《刊

¹⁰ 承龔煌城兄相告，語音有自 *r* 變 *c* 者的可能。

《謬補缺切韻》平聲韻目脂下云：「呂夏侯與之微大亂雜。」正是脂微二韻方音混淆的證明。《切韻》於此雖曾根據陽、李、杜三家書加以整理；天下滔滔，三家書又豈能盡得古音之正！以知如媿貴、川春之別，原不必向介音求其古音之不同。於此隨意更舉一例以爲見證：次聲、齊聲、牀聲之字，古韻同屬脂部。《廣韻》分收咨資與鈔擠等字於脂或齊韻，前者即夷切，後者祖稽切，並屬四等，雖然韻攝不同，對古韻而言，與川春之分入山或臻攝，同可以視爲重韻，見於即夷切的齋字，《經典釋文》多云「音咨」，《周禮·九嬪》則云「音咨，劉祖稽反」，〈司尊彝〉且但云「子兮反」，子兮同祖稽；又如《廣韻》即夷、祖稽二切亦齋字重出，義並爲持；這些中古一字不同的音讀，溯其源頭，最早自然都只有一個。

至於重紐問題，其差異本是三等四等的介音不同，¹¹ 於上古，自分別屬於丙或丁類，不待別議。

現將上古各單一聲母及韻類之分配狀況，依脣、舌、牙喉及齒之發音部位分述如下。

一、脣音 據三十六字母而言，脣音八母上古僅有重脣四音，已經沒有討論的空間；少數學者居然還有意見，¹² 無須理會。此重脣四母分別爲*p、*ph、*bh、*m四音（案各部位全濁塞音及塞擦音原爲送氣讀法，別有專文討論），洪細四類韻俱全；開口合口無辨義作用，但丙類字習慣上形成介音 j 後接u與不接u兩類不同讀音，其接u者，即三十六字母中輕脣四母之所由出。舉*p以例*ph、*bh、*m，示其韻類之分配及與中古音關係於下：

甲類韻	*pø	→	pø	一等
乙類韻	*pr	→	pe	二等
丙類韻	*pj/pju	→	pj/f	三等
丁類韻	*pi	→	pi	四等

¹¹ 本人自一九七一年撰作〈廣韻重紐音值試論〉以來，一直持此主張。該文以爲三、四等重紐之介音分別爲j與ji的不同。至一九八一年爲〈論照穿床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修正四等之介音爲i。兩文分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報》9.2（1971），及《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

¹² 大陸學者如王健庵、敖小平，見張慧美〈王力之上古音〉，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台中：東海大學，1996）第三章第一節。

備。實際上，可以擬作*brj-的僅有一聿字，*grj-的出現，鹽字而外，雖尚有少數字，兩者都是由於方桂先生的理解，喻四上古音爲*r；這一意見則並不可取，說詳於下。至於聿字，據《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從何知道聿的上古音爲*brj-？且即使*brj-或*grj-的擬音可以成立，同爲唇音牙音（含喉音）的幫、滂、明、見、溪、疑、影、曉（方桂先生併匣於群，此姑不言匣）諸母，俱不一與rj相配，又豈不十分突兀！而莊、初、崇、生之恆與rj相接，則只是受了「假二等韻」說的誤導，根本無此韻類。然則，「rj」的介音，僅僅見之於舌音聲母之後，如此構想，其誰曰相宜！

是故，知二知三上古的不同，本文採取r、j介音之別，舉*t以例*th、*dh、*n、*l，示其韻類分配及演變如下：

甲類韻	*tø	→	tø	一等
乙類韻	*tr	→	te	二等
丙類韻	*tj	→	tj	三等
丁類韻	*ti	→	ti	四等

至於照、穿、床、日之出於舌音，則擬定爲帶s或z複母或詞頭的t、th、dh、n，在介音j的影響下所出現的變化；因s及z爲齒音，故皆變爲齒音，情形與帶s或z複母或詞頭的牙音變爲照三系字相同，參見下。舉例以言，如胝、絺、緻與脂、鷗、示，分別是*tj-、*thj-、*dhj-與*stj-、*sthj-、*zdhj-的不同；女孃與汝穰並是*nj-與*znj-的差異（孃穰从襄爲聲，可擬襄字爲*sn-）。四者原都不屬單一聲母範圍。

三、牙喉音 三十六字母以見、溪、群、疑爲牙音，影、曉、匣、喻爲喉音，除喻母爲零聲母誤認作喉音，而喻三原本爲匣母，其餘前者爲舌根音，後者爲喉音，發音部位不同而相近，無論爲同源語，爲異文假借，爲諧聲，莫不渾然一體，不可分割。今從古人牙喉之分，給以不同部位的音標，見等四母爲*k、*kh、*gh、*ŋ，影及曉匣爲*ʔ、*h、*ɦ。喻三上古爲匣母的丙類音，*ɦ下接介音j，與甲、乙、丁類之*ɦø、*ɦr、*ɦi四等俱足。喻四則上古爲複母*zɦ，說詳見齒音部分。

方桂先生主合群母匣母及喻三爲一，學者從見現、間閒、解懈等本同爲一字的角度著眼，以見匣母與牙音關係密切，反求諸影匣之間，卻絕不一見此現

象，以爲此意可從。¹³ 由下列幾點看來，似並不如此。一、喉音之有曉有匣，與唇音之有滂有並，舌音之有透有定，牙音之有溪有群，以及齒音之有清有從、有心有邪，並以清與濁相儷，生態相同。今若合匣於群，則喉音獨缺其相當的濁音。二、合匣於群，無疑因通常的了解，群母但見於三等韻，而匣母獨缺三等音，兩者形成互補狀態。但眾所周知，喻三本是匣母的三等音，即方桂先生亦不持異見。而群母但有三等音之說，原爲誤解。支、脂等韻韻圖列四等的重紐群母字，便是群母的四等音。所以同一翹字，或音渠遙，或音祁堯；同一糾字，或音其小，或音其了，不一而足。¹⁴ 而《集韻》隊韻贛準二字巨內切，代韻隘字巨代切，很韻頌字其懇切，勘韻軫字其閤切，是爲群母的一等音；蟹韻撈拐二字狂買切，怪韻齧字渠介切，刪韻趨權權三字巨班切，山韻瀝字渠鰓切，諫韻趨權權權四字求患切，麥韻趨闕二字求獲切，是爲群母的二等音。其中贛、準、頌、軫、趨五字見於《說文》，前四者《集韻》的音切更有陸德明《周禮·儀禮音義》的根據，而撈、拐、瀝、趨四字亦已見收於《廣韻》，音與《集韻》不異，可見群母原並非僅具三等音。匣與群兩個本來四等俱全的聲母，自然沒有可以合併的理由。三、方桂先生所擬的音變律：

上古 *g + j- (三等) > 中古群母 gj-

上古 *g + (一、二、四等) > 中古匣母 ɣ-

上古 *gw + j- > 中古喻三 jw-

上古 *gw + j + i- > 中古群母 gjw-

上古 *gw + (一、二、四等) > 中古匣母 ɣw-

首先是古漢語中曾否出現過ji介音的問題，前文已經表示過懷疑。其次，喻三既從匣母變出，匣母開合俱全，理不當喻三僅有合口音，不能因爲*gj-已經給了群母，便不考慮開口喻三的可能存在。事實上，《說文》中矣、焉、馮、炎、曄、曄、燁、鑄八字，中古並是喻三開口音。其中曄以下四字，方桂先生以爲受韻尾-p的影響，發生了異化作用，所以合口變爲開口，基本上與其一切合口音出於開口音的主張已是背道而馳。我在〈再論上古音-b尾說〉曾經推測，曄曄二字與華字具語言關係；即使不然，其字从華，當是以華字爲聲，與盍怯劫屢等字以去爲聲相同。依方桂先生華字的合口源於圓脣聲母*gw的說法，曄曄燁本是

¹³ 據龔煌城兄相告如此。

¹⁴ 詳見龍宇純〈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

開口字，只可說因韻尾爲-p，阻止了其向合口音的發展，而不可說因異化作用的緣故，使合口變讀成了開口。盍字从去聲而讀開口，道理與曄曄不異；用作語詞，相當於「何不」，即是何不二音的縮讀，何與害、曷爲同源語，自是盍字本讀開口之證。盍以盍爲聲，其先自然沒有讀合口的可能。至於曄的平聲炎字，《說文》中十餘从炎聲之字，如談、剡、琰、啖等，無不讀開口，而且從整個咸攝來看，沒有讀合口的字；同樣以脣音收尾的深攝，也不見讀合口的，有理由相信，此兩攝因爲以脣音收尾，起始即阻止了合口音的發生和發展，炎字讀開口音，必然是其始如此。矣字讀開口，方桂先生說是「例外失去圓脣，因爲是語助詞輕聲的原故」。語助詞輕聲的解釋，不知所本；或恐不僅有以今律古之嫌，即以今之漢語而言，亦未必能放之四海而皆準。《說文》說矣从已聲，捨此無解。已聲屬喻四，今讀開口音，無由說矣字原讀合口；《詩經》以止字爲語尾詞，爲「之矣」二字的合音，¹⁵ 是爲矣字原讀開口的鐵證。焉字本義爲鳥名，音於乾切，爲開口音，借以爲語詞音有乾切，其始當即讀開口，不因語詞輕聲變讀而然；馮从焉聲亦讀有乾切，而並非語詞，焉馮之讀開口非變音，無異又獲證明。其他如焉聲的焉鄢媽三字俱音於乾切，便已經不具徵引的意義。這一切都說明喻三原有開口之音，方桂先生寫下的演變律： $*g + j \rightarrow$ 中古群母gj-，完全剝奪了喻三的生存空間，無疑爲甚不合理；也便是說，匣母決不得與群母併而爲一。

匣群二母中古既是兩個不同發音部位的實體，謂其上古源頭只有一個，如果沒有充分文獻上的證據，至少要在分化條件上說得圓融無礙。方桂先生的主張，不僅沒有任何證據，設想的演變律也頗有爭議；曾經注意到有舊二字的音變不同，無法作出合理解釋，見微知著，原應由此揚棄其理念，回歸匣母以應有的地位，卻提出來連自己都不能肯定的理由用以說解。方桂先生是這樣說的：

有 $*gwjəgx$ 變成 $jəu$ ，可是舊 $*gwjəgh$ 變成 $gjəu$ 。這種不同的演變，似乎要看聲母的圓脣成分受異化作用失去的遲早。如果早， $*gwj-$ 就變成 $*gj \rightarrow gi-$ （群母），遲的話， $*gwj \rightarrow jw-$ （喻三）。不過爲什麼有遲早之分，我們還不十分清楚，不過異化作用往往有不規則的現象。

¹⁵ 說見龍宇純〈析詩經止字用義〉，《屈萬里院士紀念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85）。

至於從見現、解懈的同源詞角度，以為方桂先生的創意可從，私心亦覺猶待商榷。見系影系七母，發音部位或同或近，儘管疑母因係鼻音，與見、溪、群為塞音發音方式不同，諧聲上大體自成一類（案此一現象亦見之於唇音舌音）；影母也因為只具緊喉過程，實際並不發聲的特質，有自為系統的趨勢，並未影響到七者之結為一緊密整體。是故前者既有如曉、曉、曉、許、汧、餞、義等讀曉母的字，又有如完、獮、斃、銀等讀匣的字，並屬喉音；後者與牙音之間，亦既有以影母為聲讀見母的𪔐，及讀疑母的𪔐，又有為數更多以牙音為聲而讀影母的字，如翁、猗、倚、蛙、悲等，還有影與景本共為一字，以及區字兼讀溪影、𪔐字兼讀溪匣、虛字兼讀溪曉的一字二音現象，足以說明牙音與喉音關係之不可分割。見現、解懈等詞的同源，既非往來於群與匣之間，初不過牙喉音整體關係之一端，再多的此種詞例，不表示匣與群原是一音。影匣之間所以不見如見現的詞例，當是與上文所說影母不發音的特質相關，其背景一如諧聲字的自為系統，因而導致曉匣雖與影母同為喉音，而似轉不若與見母關係的緊密。然牙喉音七母的一體性不容疑；曉是影的清流送氣音，匣是影的濁流送氣音，以影為ʔ，以見為k，曉匣可寫作ʔh及ʔh，而必不得為kh為kh，群母則必然為k的送氣濁音gh，匣與群各不相干，實無可強合之理。何況影匣之間雖不見如見現的同源詞，卻別有一字兼具影匣二音的現象。前舉焉字於乾、有乾二音，因後者為語詞義不相同不論；獲𪔐二字一號切又胡誤切（《廣韻》𪔐又別音乙白切），𪔐字憂縛切、一號切又胡麥切，𪔐字於六切又雨逼切，迂字憂俱切又羽俱切，義皆相同，用以說明聲母之相關，以視見現、解懈之類的同源詞，蓋略無差異。所以我仍主張，上古牙喉音為見溪群疑影曉匣七音，並甲乙丙丁四類韻俱全。舉*k以賅其餘，示其韻類之分配及演變情況如下：

甲類韻 *kø → kør 一等

乙類韻 *kr → ke 二等

丙類韻 *kj → kj 三等

丁類韻 *ki → ki 四等

其中匣母的丙類韻音*fj，因全濁擦音緊接半元音的介音，摩擦系數增強，至於使聲母消失，變而為喻母出現於三等的部分，以j-起首，與另一部分由*zh演變而來以i-起首者對立，便是喻三喻四之分。

四、齒音 齒音中古有齒頭及正齒之分，齒頭音精清從心邪五母，正齒音照穿床審禪五母。正齒音五母又各具兩類不相系聯的反切上字，即所謂照二照

三之分；有的學者至於爲此另立名稱，屬照二系的稱莊、初、崇、生、俟，屬照三系的稱章、昌、船、書、禪。於是中古齒音有三系不同讀音，這是現時大家的共識。上古音方面，自錢大昕以來，發現正齒音的照三系源出於舌頭，與照二系出於齒頭，兩者宗祧各異，更加深二類正齒音讀音不同的觀念，至於牢不可拔。

我從認識反切結構重新出發，以探究中古音，發現自陳澧以來對反切認知的偏差。反切的原本結構，由介音而言，無論爲開合，爲洪細，都有經由上字與經由下字表達的兩種不同模式。換言之，如陳氏所言，被切字的韻母包括介音在內，完全由反切下字表達的，只是其模式之一；此外，尚有由反切上字表示開合洪細的另一式。不僅如此，更有與直音法淵源甚深的早期反切，或上字與被切字韻母完全相同，只是聲調有別；或上字與被切字互具陰、陽、入三聲關係，適巧正是下字不能十足代表被切字韻母的時候。面對這樣的反切，如果不知道換個角度看待，一味依照陳澧的反切說去了解，必然不能得其正音；即使根據其他資料，如別本韻書或韻圖，獲知了正確讀法，亦必茫然不知所以。這種反切最爲大家所熟知的，如黃練切縣，營隻切役，許戈切韡，馮貢切鳳，以及蕞支切爲，駒冬切恭等，都是陳氏所說的「《切韻》之疏」。但果真爲疏失，必不可能換個角度看便是正讀。所以我說，這樣的反切實可稱爲「《切韻》之巧」。因爲如果《切韻》沒有這樣精巧的設計，像韡字役字，便會由於沒有適合的下字可用，而造不出反切來。照二照三所以上字不相系聯，爲的正是二等有時只得齒音一字，如東韻的崇，脂韻的師，不從根本上先將上字分爲照二照三兩類，然後憑以表示等第的不同，便將因無下字可用而反切無法製造。陸法言等能設計出這種辦法，解決無下字可用的困難，而於聲母的表達無礙，能不說是《切韻》精妙所在！不料自陳澧未徹底認識反切結構，又構想出系聯反切以求知聲類韻類的方法，得出了上字不相系聯即其聲母有異，下字系聯必是韻母相同的理念，於是形成照二照三讀音不同的錯誤認知。這樣的結果與字母家說不相容，陳氏曾經覺察到，並於《切韻考》試圖解釋，理由雖無可取，畢竟陳氏理會到此間所存在的矛盾。後人習慣了陳氏的反切說及系聯法，比陳澧更陳澧，只知照二照三爲不同音，再無人關心何以字母家各自只有一個字母！陳氏所作的解釋是否合理，自然更加無人過問；照穿床審禪五字，床字獨屬照二，餘並屬照三，字母家何以能成此不倫不類的搭配，這樣眼面前的怪現象，也都能熟視無睹，絲毫不以爲異。影響所及，韻圖分明都在二等之字，

而有或真或假的不同；於是所京切生，與所鳩切搜兩個結構完全相同而反切卻被認為有屬二等韻與屬三等韻的差別；而屬於「假二等真三等」的所字，與韻圖位置於三等的京字構成的反切，被切字的「生」，卻是個如假包換的二等字，如此明顯的矛盾，居然也能安之若素，不稍致疑。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習慣了陳氏對於反切結構的認知，及其所創造的反切系聯法，以致完全喪失了面臨問題的警覺反省力。積非可以成是，不啻於此得其證明。上述種種現象，我在前此所發表的有關中古音小文¹⁶中都已說過。於此更舉新近所見《集韻》一例於次，以供學者參考。

《集韻》止韻從韻目以下，諸小韻依次為：止，諸市切；齒，醜止切；市，士止切；滓，壯仕切；剡，測紀切；史，爽士切；士，上史切；俟，床史切。自止至市屬照三，滓以下屬照二。其中最堪注意的是，士止切市及上史切上兩音。市上二字屬禪母，所以《廣韻》市字音時止切，《集韻》上字上聲音是掌切，去聲見時亮切，亦並屬禪母；此則竟然市下用士，而士下用上。市下用士，還可以疑心士為上字之誤；士下用上，終於無法別作解釋，以見兩者都是原作，並非後人誤書。於是這裏的理解只有一途：一、方音床禪不分；二、照二照三音實相同。從整體反切而言，少數特例除外，¹⁷《集韻》照二照三之分，與《廣韻》略無異致。如士止切市字之例，《廣韻》中也有真字的側鄰切，情況相同。論者據《切韻》殘卷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改側為職，但側職形不近，其異當是音所引起，問題本質依然存在。何況大徐《說文》真字

¹⁶ 除注11及注14中之〈論照穿床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及〈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其他如〈從臻櫛兩韻性質的認定到韻圖列二、四等字的擬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1983）；〈切韻系韻書兩類反切上字之省察〉，《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中古的聲類與韻類〉，《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1995）及〈支脂諸韻重紐餘論〉，《漢學研究》13.1（1995）等。於此特別指出：生字為二等音，本文送交本刊時，曾經有一位審查人提出不同意見，據早期韻書生字音所京反，至《廣韻》改音所庚切，表示此字原屬三等音，其後始變讀二等。但此說顯係誤解。知者，此字又有去聲一讀，《廣韻》不僅音所敬切，亦以三等敬為下字，並云「又所京切」，正與早期韻書的所京反相同。可見所庚與所京並無實質差異，所京反代表的也是二等讀音。此外，從性、姓、星、旌等字的語源或諧聲，以及生與產的語言關係，都可考見生字起始即為二等字。

¹⁷ 如櫛韻齒字前瑟切作食櫛切，陌韻辭字鋤陌切作實窄切，職韻削字士力切作實側切等，詳龍宇純〈論照穿床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